

恐怖星期三

魏晓霞 著



黑狐●恐怖体验系列 ①



黑狐·恐怖体验系列①

恐怖星期三

魏晓霞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恐怖星期三/魏晓霞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8

(黑狐恐怖体验系列)

ISBN 7-5063-2397-4

I. 恐… II. 魏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48402 号

恐怖星期三

作者: 魏晓霞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陈晓帆

装帧设计: 乔少桦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70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97-4/I·2381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内容提要

一个暴风雨之夜，一个男人的突然死亡引发了下面这个惊险、离奇的故事。

医药公司总经理张茜与她的情夫袁明合谋，用一种非常手段将丈夫丁立伟迫害致死，当他们正在暗中窃喜时，恐怖事件接连发生……

每到星期三，一个神秘的黑影就会徘徊在他们的周围，一些可怕的东西也源源送到他们的面前。种种迹象表明：死者复活了，并寻求报复！

机智的复仇者神出鬼没，无处不在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最终惩治了邪恶。

“没有永久的阴谋，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”。故事描写一场婚外情引发不见血的谋杀，而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，邪恶永远不是正义的对手。



黑狐·恐怖体验系列② 《夺命隐私》

魏晓霞 / 著

定价：13.00 元



北京一个美丽宜人的花园小区，突发一桩恶性杀人案。一个无头女孩儿的尸体被抛在了清晨的鲜花丛中。

牙科医生陶兰偶然发现了这一可怕场面，没料到这桩杀人案竟意外地引发了自己家庭内部暗藏已久的危机。朝夕相处的亲人，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，突然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，从此，一个表面温情脉脉的家庭陷入了互相猜忌的怪圈，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。

在变态男孩儿小林策划的另一场阴谋的推波助澜之下，无辜的陶兰在苦苦挣扎之后，终于未能幸免地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可悲结局。

杀人肢解案终于告破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身心的巨大影响，是这个悲剧的主要根源。

故事告诉我们：一种神秘的力量早晚会残酷地撕碎假相，让你看到生活那令人战栗的另一副面孔；不管是否有勇气正视，任何人都终将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……



黑狐·恐怖体验系列③

《黑猫的狞笑》

魏晓霞 / 著

定价：13.00 元



出身贫寒的美丽女子何水水，爱上一个在国外谋生的广东男人，嫁进一座阴森的百年老宅，梦想过上浪漫而富有的日子。

没想到婚礼上突然蹿出来一只大黑猫，将新娘绊倒在地！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怪异事件，更使新婚之夜笼罩在一派神秘恐怖的气氛之中。

丈夫和邻居的暧昧态度，婆婆和小保姆的反常表现，充满敌意的大黑猫，关于神秘死去的新郎前妻的传闻，都令她心惊肉跳，惶然不知所措。当她在庙里偶然发现行踪诡秘的婆婆后，更遭到暗中攻击，险些招来杀身之祸。婆婆心爱的大黑猫竟然也有着正反两副面孔，不时在夜深人静时对何水水露出狰狞的爪牙。何水水终于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……

怪事一件连着一件，陷阱一个接着一个……在大黑猫步步进逼的狞笑背后，潜藏着的究竟是什么？

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生活表面平静美妙的波光之下，往往潜伏着险恶的暗流和恐怖的旋涡……而毒品给爱情和家庭带来的灾难，往往是毁灭性的。





目 录

引 子		1
第 一 章	夜半哭声	5
第 二 章	窗前的影子	11
第 三 章	秘密幽会	28
第 四 章	来历不明的口红	42
第 五 章	街上流行黑风衣	58
第 六 章	神秘的男人	73
第 七 章	幽灵在行动	93
第 八 章	恐怖的传真机	105
第 九 章	咒 语	118
第 十 章	你要干什么	132
第十一章	你不得好死	143
第十二章	你认识我吗	155
第十三章	可怖的电脑动画	165
第十四章	今天星期三	176

第十五章	又是星期三	189
第十六章	幽灵的名片	202
第十七章	石楼里的幽灵	214
第十八章	你的死期到了	227
尾 声		238
读者、网友、编辑说黑狐		244

引子

青岛的夏天。

故事开始的那天晚上，天和海都阴沉沉的。黄昏时分，突然大雾弥漫。

海边一座孤零零的老式石楼，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悄悄蹲伏着，被一阵阵浓雾吞进吐出，时隐时现，像一只闭目打盹儿的怪兽。

突然间，石楼里灯火通明。小楼主人丁立伟的遗孀、灵生医药公司总经理张茜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家门。

几缕黑黑的头发，湿漉漉地贴在她的前额上，使一贯漂亮、得体的张茜显得有些狼狈，她张惶的眼神儿从房间的每个角落掠过，一边磕磕绊绊地往楼上走，一边战战兢兢地回头张望，仿佛一个恶鬼就跟在她的身后。

这座人人羡慕的石楼，曾是张茜的骄傲，可现在，丁立伟不在了，它突然间变得冰冷而诡秘，使人忐忑不安。深颜色的木头地板，深颜色的家具和窗帘，使整个房间像一潭黑沉沉冰凉凉的海水……



只有那只长沙发是明快的米白色，此刻她坐在沙发上，好像身处无边大海中的一个孤岛。

丁立伟的母亲丁玉梅被女儿丁小娟直接从葬礼上接回家，小茜也跟着奶奶去了。这房子越发显得空洞，活像一座外观宏伟、却已经被盗空了的坟墓。

张茜收回了眼光，她不敢一个人面对这所房子，这里面，有太多丁立伟的痕迹，到处都是他的手印和浓浓的气息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在晃动……她知道，这个丁立伟——他到死都不想离开这所房子！

张茜站起来，进了露台，然后立即关严了身后的木门，让自己的脸朝向城市那朦胧的万家灯火，这才感到一丝丝安全。

这个露台面积很大，位于二楼大厅的正面。露台里有一套藤制沙发和茶几，靠近露台的边缘处，放着几盆张茜喜爱的绿色植物。

露台是她每天晚饭后的主要活动场所，只要她想离丁立伟远一点儿，就可以到这儿来。丁立伟似乎也非常自觉，她不主动请他到露台来坐坐的时候，他就从来不会打扰她。

张茜尽量把身体摆布得舒服一些，靠在藤沙发里。正是夏天，坐在这儿，有轻轻的海风吹过，带着淡淡的海腥味儿，温馨而忧伤。

她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恐怖已经过去。她想。

今天下午，在丁立伟的葬礼上，她使尽浑身解数，把一个悲痛欲绝的未亡人，表演得淋漓尽致，感动了所有送葬的人。

好险啊！一个故事，能策划、导演、表演到这种程度，真是难得。何况这些角色都由她一人担当！

其实，自从医院里下了丁立伟的死亡通知书，她的心里就一直没有底。哭一通、两通容易，让她当着亲朋好友的面，不停地为丁



立伟流下悲痛的眼泪，这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

这两天，她把这一生一世所经历过的，体验到的，包括道听途说的……所有的悲伤故事都调动了几遍，用以制造“催泪弹”，就像一个三流演员急于进入角色那样，千方百计地帮助自己“培养感情”。还好，直到事情结束，总算没有演砸。

现在好了，一切都已经过去，好日子就要开始了……张茜觉得以往的所有付出，都是值得的，因为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千古不朽的爱情。

“铃铃……”大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。一定又是例行的慰问电话，这几天她已经听够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了。

张茜像一个消化不良的患者拒绝食物那样，胸腹胀满地坐着不动，她实在是累了，烦了，她想安静一会儿。可是电话不依不饶地响个不停。

她的心突然一动：是不是袁明这家伙？一再告诉他最近不要打电话、不要联系，他怎么就是不听——这个人！

张茜走进大厅，气呼呼地抓起了话筒，她想冲电话里的袁明发火，可是就在话将出口的一瞬间，她猛然意识到不能这么莽撞，对方究竟是谁，还很难说……

于是她又拿出这几天用惯了的、悲痛的、沙哑的喉音：

“喂？哪一位……”

电话里只有“啞……啞……”的杂音，类似某一处海滩的潮水声。

哦，果然是袁明。

这个家伙，还真挺聪明，他跑到海边去打电话，而且什么也不讲，既安全，又意味深长。正如他向她表白爱情的时候常说的，每每深夜忍不住打个电话，只是为了听听她的声音。



张茜心头一热，刚要饱含深情地叫一声他的名字，却又冷静地及时打住了：不行，万一……

于是她一本正经地应道：“喂？请讲话！”

对方还是没有声音。

张茜狠了狠心，放了电话。如果是袁明，他会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处境的，她不可能拿两个人的性命和未来的幸福当儿戏。

电话铃又响起来。

“啞……啞……”还是那种像电流、又像海潮的声音。

真怪！

张茜放下电话，任它怎么响也不再接了。可是，她的心却随着电话铃声一阵紧似一阵，老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妙。

这似乎不大像袁明的做法，会不会是一个骚扰电话？会是谁呢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
最近发生的一切，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际。

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丁立伟的死有关？

张茜禁不住鬼鬼祟祟地回头看了看锁好的房门，然后站起身，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直到看不到房间里有一个哪怕是小小的阴影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电话铃声停了一会儿，又令人心惊肉跳地响了起来……

张茜似乎看到了对方那张扭曲了的脸，正在某个光线幽暗的电话亭里发出阴险的奸笑……她终于忍不住冲了上去，一把抓过电话机，歇斯底里地扯掉了电话线插头……

是谁说的？——如果一个人心里藏有不便说出来的隐情，她就要承受巨大的无奈或是……恐惧。

张茜现在正是这种情况。

夜半哭声

1

时间回溯一个星期：

8月4日，星期三。

这天深夜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倾泄。此时，丁立伟还活着。他瘦骨嶙峋，微驼着单薄的腰背，不安地在卧室里踱来踱去……

此后不到半个小时，这个可怜的男人就一命呜呼了。

丁立伟是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。年轻的时候，吃喝拉撒，蹦蹦跳跳，都没问题。可是自从结婚后，便一蹶不振，最近以来他老觉得喘不上气来，即使张大了嘴喘，也不行。无奈，他只好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再到露台去走一走，可这口气怎么也不顺畅。

他知道自己毛病严重了。

妹妹丁小娟今天白天已经来过，告诉他说，明天早晨就要送他到医院里去住院治疗。可是他有一种预感，自己可能活不过今晚



了……那个黑色的人影儿，今晚一定还会来，每隔一天，他就会出现——丁立伟的直觉告诉他，那个黑影儿今晚绝对会来。

可他总是没法确定他究竟从哪个方向出现。

这让丁立伟感到万分无奈。

他只觉得胸口塞了一大团乱麻，想对丁小娟吐露，可又犹豫犹豫地不知从何说起。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何必再让妹妹为自己的胡思乱想、噩梦和幻觉操心费神呢？

此刻，丁立伟觉得自己那老牛破车般的的心脏，就像被沉甸甸地压在了十八层地狱底下……

在那个黑色的人影儿出现之前的那段日子里，只要他白天一个人在家，就总是能听到奇怪的敲门声。可是每次打开门，却连一个鬼影儿都不见。

后来那敲门声竟得寸进尺地转移到了他的卧室门。一到晚上，门就断断续续地被敲响。他以为是张茜的那只宠物小狗在捣蛋，就把它拴在了卧室里，可是敲门声仍旧不停。

实在受不了了，丁立伟索性把房门大敞四开，搬了只椅子坐在门边上看守着，通宵不睡……

然后，那个“黑衣人”就出现了。那家伙穿了一件“蝙蝠侠”那样的黑袍子，又长又肥，从头到脚乌黑一团。

他头一次来的时候，是在露台的落地窗那儿出现的。于是到了第二天夜里，丁立伟就不敢睡，他死死盯着那扇落地窗，一直瞪着眼睛到天亮，那家伙却根本没有再出现。

到了第三个晚上，他又开始盯住那个窗口。可是到了午夜时分，那个“黑袍子”却在他的卧室里出现了。后来的一次，他又从他的床边走过去，拖着长长的黑翅膀一样的黑风衣，径直推开窗户



就迈了出去。而窗外是空的，任何人从窗口出去都会被摔死的……

再后来，那“黑袍子”竟在卫生间的窗口外面站着，死死盯着他看，害得他把尿了一半的尿硬憋了回去……

第二天白天，丁立伟出去仔细察看了一下，发现卫生间的窗户外面也是光秃秃的，连一个窄窄的窗台都没有，根本就没法儿站人。

丁立伟确认那个家伙是一个黑色的幽灵。

他只是想不清楚，它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非要索他的命不可呢？

这几天，一到了深夜，他的窗户下面就会响起一个男人绝望的哭声，听上去非常揪心。等他一推开窗户，那声音就没了。只要一关了窗户，那男人马上又开始哭。第二天早晨，当丁立伟对张茜说起这事时，她往往会用看一个神经病患者的眼神儿打量他。

到了晚上，哭声又来了，丁立伟只好把耳朵都塞上，可是声音还是断断续续地往他耳朵里钻。那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梦：他坐在一个房间里洗脚，突然有一只手从黑暗中伸过来抓住了他的右脚，一个空空洞洞的声音对他说：

“我帮你洗吧……”

丁立伟看不到那只手的主人，只觉得那握住他一只脚的手，像冰块儿一样凉。

他大叫着从噩梦中吓醒，就看见睡前已经仔细关好的窗户，此刻竟黑洞洞地大开着。弱不禁风的丁立伟当场就休克了。

丁立伟被送进医院住了一阵子，可是出院后落下了后遗症，一见到黑颜色的衣服就汗如雨下，瞳孔放大，禁不住浑身筛糠。



丁立伟在房间里不安地踱着，时间很快过去。他看了看表，时间是8月4日、星期三的午夜了。

妻子张茜还没有回来。

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他特地叫西饼店送来了蛋糕，想庆祝一下。结婚到现在，他们从来没有庆祝过结婚纪念日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今年他偏偏想起这个日子来了，真奇怪。

早晨张茜走的时候，丁立伟还没起床，所以没来得及跟她说出自己的打算。他只好从张茜下班时间起就开始给她打电话，可是一直到深夜，也没打通。

夜越来越深了，突然间电闪雷鸣，外面下起了暴雨。

雨越下越大。

丁立伟坐立不安，又接连拨了几次电话，都被告知“暂时无法接通”。

突然，房门被急促地敲响了。

一定是张茜忘了带钥匙！

丁立伟满心欢喜，过去开了门：一个面目可憎的黑衣人，正站在门口对他呲着牙狞笑……这正是那个他所熟悉的黑袍子，现在终于在近距离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。

他想说：你终于来了，我正在等着你呢！可是只觉得胸口堵得非常难受，眼前一黑，紧接着就从嗓子里喷出一团火来……

丁立伟大叫一声，倒了下去。

这一回丁立伟倒下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
他当晚死在了医院里。



夜半哭声从此销声匿迹。

可是有个人对这哭声一直心存恐惧，她就是丁立伟的老母亲丁玉梅。

丁玉梅第一回听到一个男人在丁立伟的窗前痛哭的时候，还以为儿子因为跟媳妇张茜关系紧张，心情不好，在那儿哭呢！做母亲的最清楚，丁立伟这孩子从小就多愁善感。

她颤颤巍巍起身，想要看个究竟，却发现儿子正在床上躺着呢！可当时窗外的哭声并没有停止。

老太太被吓得半晌动弹不得。

天一亮，丁玉梅就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些动摇了：也许是自己的耳朵、眼睛都不中用了？可是那男人悲悲切切的哭声，却像一只锋利的小刀子，一想起来就会在她的心上割几下子。

自从儿子死后，那哭声就再也没有了。

迷信的老太太心想，他把立伟的魂儿给叫了去，就再也不来哭了。

这就是鬼索命啊。立伟这孩子上辈子一定是欠了谁的。

提起欠了谁的，老太太不由得心头一哆嗦：

要说欠了谁的债，那个债主也许就是休了她的前夫，听说后来他一直没娶，不到四十岁就早逝了。

可是做了孽的是她，而不是孩子，这个男人的心咋就那么窄呢？四十多年前的旧账还要来讨？老太太的心被这事揪得生疼，可她有口说不出。

因为这个神秘的原因，丁立伟的早亡，对老太太的刺激就特别大，她在丁立伟的葬礼上昏厥了好几次。丁立伟的葬礼过后，老太太就拒绝回到石楼来住了。她对丁小娟说，一回到石楼那个家，心